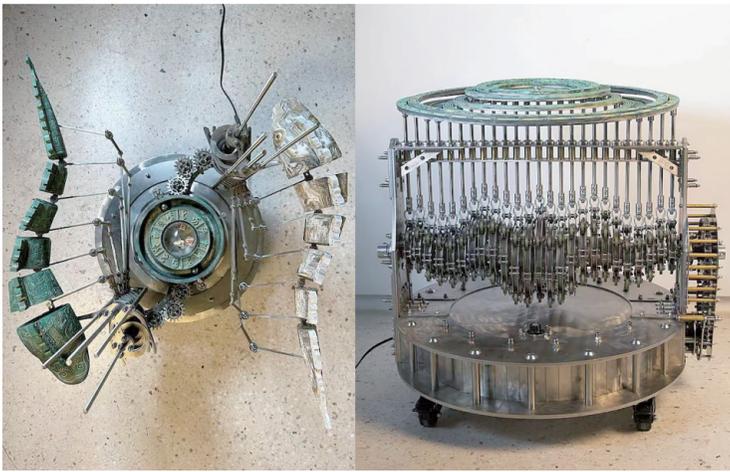


艺术论坛

# 漫出象牙塔的青春之歌

张砚青



《循环仪》与《滴动仪》。装置艺术

聂士昌（中国美术学院）

从中央美院的“逐光而行”，到中国美院的“七十二变”，到川美的“开放的六月”，再到省内的第六届湖南高校毕业生季美术作品展。今年毕业季，高校美院毕业展及作品，“出圈”势头迅猛。曾经藏在校园围墙里的艺术盛宴，如今化作全民狂欢的艺术节日，刷屏社交平台，点燃大众对当代艺术的热情。

青春是什么？是眼里有光，是敢想敢为，是用天马行空的创意，为世界上色。高校毕业展之所以能直击人心，正是因为这里涌动着滚烫的青春力量。年轻创作者们以独属于青春的锐利目光，将对社会的敏锐洞察，酿成震撼人心的艺术语言。

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人群如潮水般簇拥着一幅名为《铸》的油画。安琪用超写实笔触描绘的祈祷者，面覆网购气泡膜，身披红黄蓝三色纱巾。这幅被称作“重庆版蒙娜丽莎”的作品，用廉价材料堆砌出虚假的精致，以犀利的笔触撕开消费社会的华丽外衣，唤醒大众对精神世界的关注。在中国美术学院的毕业展中，《滴动仪》以精妙的机械装置构建出诗意的哲学空间。水滴滴落罗盘，涟漪层层扩散，创作者聂士昌巧妙地将国潮元素与中式哲学相融合，在微观与宏观的碰撞中，探讨着个体与世界的关联，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深度思考。这些作品以青年特有的视角，打破了艺术与现实的壁垒，让观众在艺术作品中照见生活，在生活中感悟艺术。

这是一个科技与艺术共舞的时代，高校毕业展成为年轻艺术家探索创新的试验场。人工智能、3D打印、生物科技等与艺术的结合令人耳目一新。广州美院毕业生凌依颖的《功名渡·沙湾奇谭》将广东沙湾传统文化符号与动态界面、AR技术融合，打造成沉浸式实境探索游戏。西安美术学院的《30分钟废墟》，用各种不同的外卖袋构建了一座微观城市，让许多人看到了自己的生活。长沙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陈海军的《奢望》，以柔软多彩的纤维塑造夸张的拟人化造型。拧结的线条里，是挣扎，是呐喊。青春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他们用创新，推开艺术新世界的大门。

社交媒体，无疑是本届毕业展作品“出圈”的助推器。微博话题热度持续攀升、抖音短视频创意剪辑吸睛无数、小红书精美图文分享不断，多元平台构建起美院毕业展的立体化传播网络。以中央美院为例，今年毕业展期间，抖音上#央美毕业展#相关视频播放量累计超10亿次。“美院毕业展五大神作”“美院毕业展诸神之战”等话题视频，凭借新颖的创意剪辑和精彩的作品展示，吸引了海量流量。观众在评论区纷纷感叹“炫技”“惊艳”“人才辈出”。大数据算法与个性化推荐机制，将艺术作品精准推送至潜在受众眼前，实现了从“人找艺术”到“艺术找人”的转变，赋予普通大众参与艺术评论与传播的权利，构建起全民参与的艺术传播新生态。曾经藏在校园的艺术，借由网络，成了全民共享的狂欢。

观众为何如此热爱这届毕业展？除却高质量的作品，更因为这里有纯粹的美好，有炽热的青春。艺术与青春的相遇，造就了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在传统艺术领域，权威话语、晦涩理论和天价收藏，似乎将艺术推向遥不可及的云端，让大众望而却步。而高校毕业展中，青春的风，吹散了距离感。没有所谓“艺术权威”居高临下的压迫感，摒弃了晦涩高冷、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策展词，也不见令人望而却步的天价收藏标签，取而代之的是年轻人的热忱、质朴和直接。青年艺术家们，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打破艺术的高冷滤镜，让艺术回归表达的本质。

湖南高校的优秀作品走进公共美术馆，西安美术学院的毕业创作铺满商圈，中国美术学院3000多件作品从校园涌向城市的每个角落。高校毕业展上，免费开放的大门敞开，亲民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观众不再只是旁观者，他们触摸艺术，与作品对话。曾经高深莫测的当代艺术，成了街头巷尾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毕业展从学术成果的展示场，变身为艺术与商业交融的活力空间，既是艺术爱好者的盛宴，更是年轻艺术家逐梦的起点。愿这份青春的炽热永不冷却，未来，期待更多年轻身影，用艺术点亮梦想，续写时代华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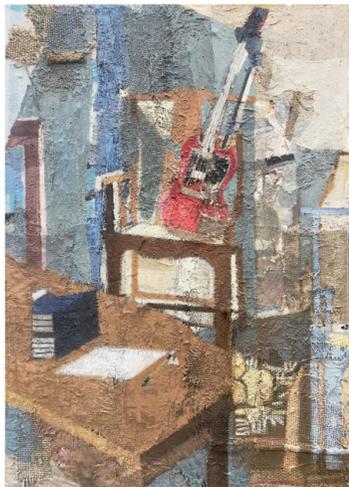


《铸》。油画 安琪（四川美术学院）

艺林报英

## 彩墨山河

李甬



《茗系列·物语十八》。综合材料  
曹晓明 100cmx140cm 2025年

用表现性笔触、构造性色彩、纪念碑式平行构图，给盛唐仪仗赋予强大的现代仪式感，入选第五届“朝圣敦煌”全国美术作品展，是古典美学当代表达的成功个案。

曹晓明的艺术始终紧扣东方美学核心命题“物我合一”，她践行“艺术来自真实，也来自自我”。太行山写生中，她全身心投入其中，甚

至曾因忘我而误饮松节油。诸如《太行春暖》《山村印象》之类的作品，突破了客观再现，升华为“情景交融”的视觉诗篇。《茗系列·物语》对茶具、老家具的聚焦，亦不是单纯地描绘。她在金属、宣纸、丙烯上的拼贴与肌理打造，使器具带有更深的精神气息，传递出茶道“和寂清敬”的幽微之气。

曹晓明以女性视角应对男性主导的艺术史叙事。布面油画《风卷红旗飘渔港》里，猎猎红旗与坚固渔船是力量的象征，温婉细腻的色彩下蕴含着坚韧的气韵。该作品把女子特有的倔强与灵秀注入这类题材，用柔和且具有张力的色彩反差，表现现代性带来的疏离与孤独，曾入选2023年“时代”——“中国女画家协会十周年展”。

当很多艺术家涌向大都市时，曹晓明决定留在娄底，让湘中风俗变成普遍的艺术语言。《娄底一隅》《早市》于寻常巷陌的烟火气中，敏锐捕捉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微观镜像。2019年，她随导师拜访欧洲五大美术馆，更深刻地领悟“艺术无国界”的真谛，同时坚定了“以中国人的方式画油画”的文化立场。《茗系列·物语十》旁，她特别标注“湖南娄底”，凸显地域性美学。

曹晓明以自己的画笔完成了一个双重意义上的精神“归来”，既深情回望中国美学精神原乡，又坚定地站在当代艺术探索的前沿。在她的画室，尚未完成的《茗系列》的新作静静地搁置在画架上，一个老茶壶的轮廓隐现在丙烯与金箔璀璨碰撞的缝隙中，旁边是一杯半凉的茶。

音乐咖啡

## 去认识自己，去爱

叶千千

当程婴决定以自己儿子的性命换取赵氏孤儿时，一首内心独白式的歌曲《绝不可以》成为音乐剧《赵氏孤儿》最为催泪处。

整首歌呈现的是程婴由一个逆来顺受的弱小人到挺起胸膛承担生命责任的心理转变过程。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甚至让人不觉得像在唱歌，而是一个渺小的人物在自我剖析和自我倾诉，含泪地，沙哑地，一字一句缓缓道来，却又吞咽着鲜血和泪水。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二段主歌最后一句“只能把生命豁出去”。前面铺垫已久，这句是一个小的爆发，演员在“豁”的咬字上进行了明显的重音和颤音处理，剧场里我的心也随之猛地一颤。紧接着副歌“我不能看见黑暗欺压星光”，“看见”二字沉郁又缓慢的音高上升，恰恰就像是忍痛做出选择的过程。痛感在那一刻降落，人性的崇高在那一刻升起，像大地上忽然生出满树的花朵。

程婴的演员赋予了这首歌鲜活的生命。他站着唱，跪着唱，佝偻着唱，挺起胸膛唱，流着泪唱。唱完后，不意外地引起了观众席上的一片抽泣。

不仅是这首歌，整场演出中可以时时听到程婴焦虑痛苦的喘息声，看到他满脸的汗水和凸起的青筋，那喘息声几乎贯穿整个剧场，情感的浓度让人难以呼吸。返场开始时他眉头紧锁，完全处于入戏状态，返场曲唱到一半时狠狠一握拳，整个人顿了顿，之后才开始欢笑活跃，仿佛下了决心从那个痛苦的灵魂中脱身出来。

观剧后，我搜索了程婴饰演者郑棋元老师的采访。他说自己是一个“把自己当作空瓶子，装进角色”的人，说自己时常感到“这个戏服是有重量的”，因此自然而然会被程婴所担负的一切压得弯下腰……用心去体味一个角色，莫过于如此吧。

返场曲《生命光芒》不仅极能调动人情绪，还有着非常具有哲学性的歌词。

抑扬顿挫的旋律，深沉的歌声，有力的咬字……最后昂扬而上的“生命——”是在风暴中重生的璀璨赞歌。

这首歌要表达的是，生命有其必然性。一切爱与恨，喜与悲，挫折与重生，都早已埋藏在你的路



音乐剧《赵氏孤儿》剧照。

粉墨登场

## 笑中有泪的《祭头巾》

周星林

日前，桃源汉剧艺术团复排的优秀经典传统剧目《祭头巾》在桃源县双溪镇文化惠民演出中正式亮相，给乡村观众带来了一场别样的视听盛宴。

《祭头巾》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常德汉剧高腔传统剧目。原为巾丑应工，清末民初天元班著名生角李宝恒以生行演唱，颇有创新。自此以后，生、丑两行均演此剧。邱吉彩师承李宝恒，并有增色，成为一代名丑。后来，《祭头巾》获文化部优秀剧本奖，成为常德汉剧标志性剧目。

桃源汉剧艺术团自1956年起开办7个演训班，培养汉剧人才200余人。第5班代表性人物郑华初师从姚清彩（1933年入“清河班”，后拜师邱吉彩），其毕业作品《祭头巾》承续传统。2019年郑华初携该剧亮相首届中国汉剧艺术节，让观众耳目一新。2024年“桃字班”丑行演员蒋伟杰接棒成为传统剧目《祭头巾》的新一代传承人。

《祭头巾》的剧情讲述了82岁老儒石灏久困科场，八科未中，九科发榜时，先连闻报状元、榜眼皆非己名，哀伤而不服，寻思究里而不得，最后竟迁怒于头巾，乃深夜撰文祭头巾与之永诀。期望再试得中。最后他得报中探花，惊喜若狂，要去打马游街，赴宴琼林。

剧中通过文盲书童与老相公的对白，巧妙融入常德方言，幽默生动，形成鲜明的地域文化标识。

如，石灏盼科举中榜，命书童上街寻找“报子”一段中，石灏说：“命你去到大街上寻找那报录的报子，会着他时，也好指引他来。”书童却说：“找报子去呀——（想）像没有听见那个话咧！”这里，老相公石灏因使用的书面语言“报子”，而书童不懂便直截了当地说“没有听见那个话”，而老相公忌讳“没有”二字，自然生气。主仆间因书面语与方言的认知差异产生幽默冲突，既凸显常德方言特色，也讽刺了封建文人对于科举功名的痴迷。

上。不要害怕，永恒的生命力量会始终拥抱你。

去闻遍世间的花开吧，那芬芳会告诉你什么是爱。去飞吧，去摘那遥不可及的云彩，不要害怕摔伤，摔伤的翅膀是你荣耀的加冕。将自己的心脏敞开吧，去和荒芜的灰色的世界交换血液，吸纳所有的享受和所有的痛苦。你担忧追随本心会摔得遍体鳞伤吗？这是弱者的担忧，若你的本心足够强大，再多身不由己也无法阻挡你去追随它。你会受伤，会痛，但你是痛快的，因为那伤口让你知道了你是谁。

最后想说说主题。音乐剧《赵氏孤儿》呈现出的，是比以往更丰富完整的人性。如人性光辉的体现者程婴，他身上的标签不再是《史记》中单一的义，也不再是杂剧中单一的善，而是有完整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既有自我的挣扎又不失大善的神性。

对善主义的强调是中国传统的，自我认知的层面是西方的。音乐剧对两者做了融合，虽然有生硬和不协调之处，但至少是一个很大胆的迈进。

除了完整的人性，还有中国式的大爱。程婴唱出“有一种力量推着我做出选择”，这种力量或许就是善，是爱，以及由此引发的忠、义乃至对人类的泛爱。比起只顾一己的存亡利益，人还有精神性，有超越性，有与更宏大的价值连接在一起的渴求。是这种追求，在冥冥之中推动着曾渺小懦弱的他做出选择。

还有“认识你自己”的思想性。

直面自己，看见自己，是非常勇敢的行为。随之而来的是坚定地质疑与更加坚定地相信，重新设定价值的标准，搭建世界的框架，然后挣扎着生长出新的自我。“我穿着被血浸透的礼服环顾四周，突然发现了某些他们永远无法夺走的事物。”经过这一次打碎与重塑，才站起一个超越于规训之上的“人”。

程婴唱着“走到最后都是一个人的路”，每个人都自己去走路，去面对，去看见自己。

大抵艺术的力量就在此，走进剧场并不是为了在戏剧的乌托邦里逃避现实，而是从中获得更大的力量与勇气。

在这一切之中，去认识自己，去爱！